

序一

去今十四年許，予放論古史，頗蹈譁世之譏。雖至今日，猶有堅持而不肯舍者，顧發難之初，無多備豫，瑕隙昭然，每一回思，未嘗不面頰而心悸也。好之者稱譽逾情，遂若果能自樹一幟，學校當局屢以中國上古史一課見挽。既爲衣食所迫，未許潛修，深懼來者弗察，益趨於猖狂之途，用是亟謀有以補過者。

民國十六年，予任教廣州國立中山大學，即以史記本紀世家與諸生相肄習，而絕句分章之事，予自任之，便諷誦也。竊謂史記一書，厥協六經異傳，整齊百家雜語，實爲吾國史事第一次有系統之整理，司馬氏既自道之矣。後世史家或仰茲高蔭，或化厥成規，支流縱極夥頤，導源則靡不於此。是書固亦有其甚多之誤漏在，然其誤後人可得而正，其漏後人可得而補，獨其創定義例，兼包鉅細，會合天人，貫穿今古，奠史學萬禩之基，煒然有其永存之輝光，自古迄今未有能與之抗顏而行者也。當時用以點讀之冊，爲湖北書局覆刻明震澤王延詒本，即所稱『仿刊王本』者，取其版式最古，卷帙又最完也。授課之初，告諸生曰：『予無似，未能研精而蒞講席，古史材料至亂，弗敢臆爲登黜，驟作系統之聯綴；若漫欺君等，斯又非我所安。無已，姑講讀昔人之書，洞燭前輩經行之迹，以謀他日之自立創作，則庶幾乎不懈於古而有獲於今。夫不施沈潛之功而突觀高明之業，此必潰之術也。君等治古史，正宜濡囁於舊有之經籍，佐證以新出之甲金，而推勘其種族社會之遷嬗關係，此廣植通衢，人盡可行者也。若予之辨析古書時代，判其若者屬周，秦，若者隸兩漢，期於各還其舊而不雜，則此誠審查史料之基本工作，然其事彌艱，一義之立，自有其若干證成之具，然同時亦必與若干摧陷之兵，專家聚訟，恒歷數世而不獲結論，豈敢望於全體學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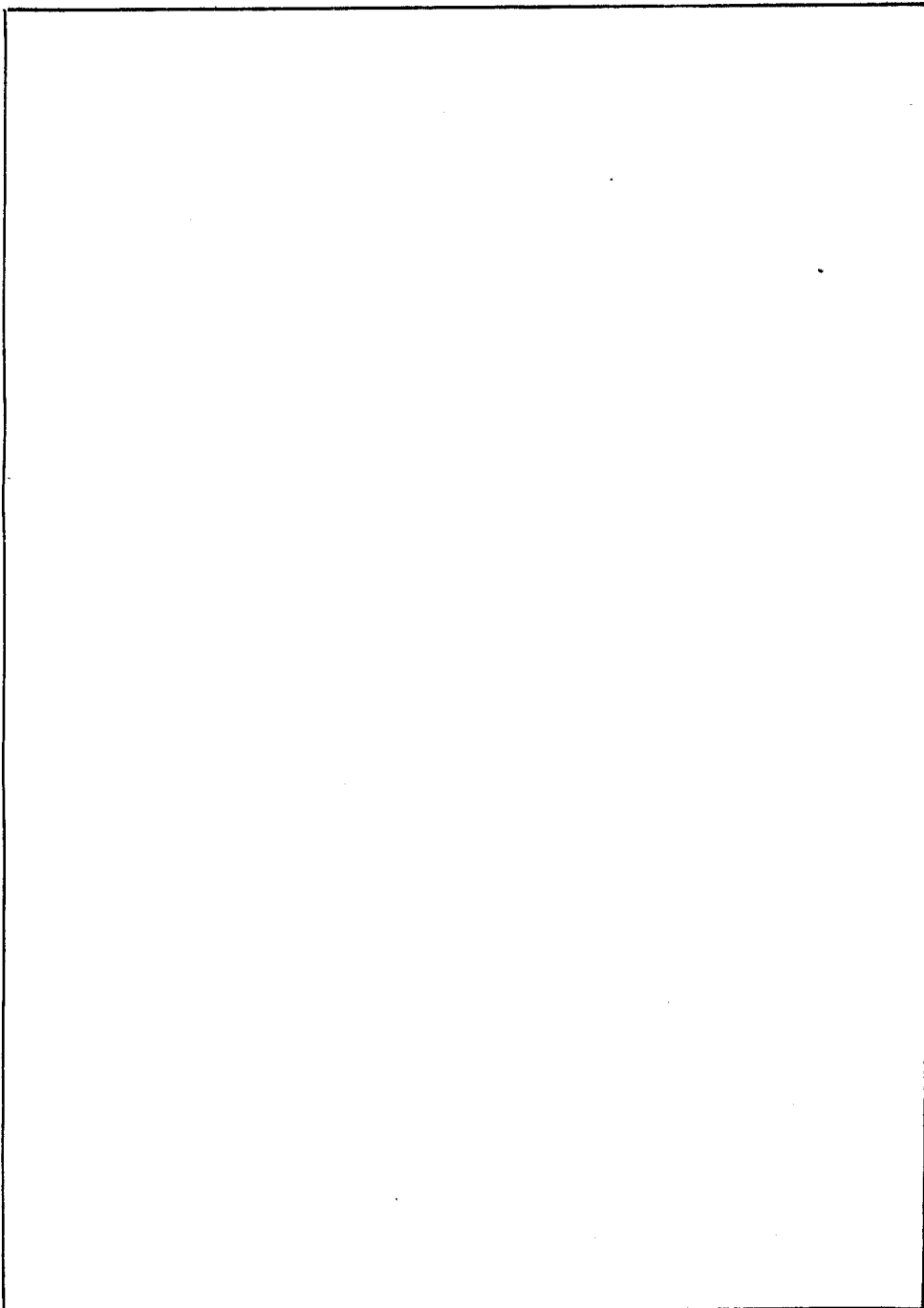
乎！司馬氏之學，優於漢而絀於古；今試校其所記，自秦以上，時見牴牾，至於不勝指摘。第我輩指摘之者是一事，而古史真相又爲一事，以甲校乙固足以明乙之非，然又何足以知甲之必是，故不得謂我輩一加指摘，即可揭發其事實之真相也。學不求進於古人，何貴乎有我輩；抑徒有求進之心而不知所以固其壁壘，則雖取寵一時，終將爲不知晦朔之朝菌耳。且司馬氏所援用之古籍，今有存有佚，就其存者以覆按之，審釋其抉擇之當否而訂補之，此正彼「傳之其人」之大願也。』諸生聞之，皆唯唯。

十八年旋北平，移席燕京大學，又時以此義勗諸從學者。徐君貢珍（文珊）、趙君巨川（澄）俱篤於史，因以點讀之責付徐君，而以校勘之責歸趙君。是時上海商務印書館發售古本二十四史豫約，其史記取諸宋黃善夫本，即王本所自出，然爲書不完，搜訪逾時，厥成未覩。原刊王本，坊肆所見絕稀，偶得一部，即索值奇昂，非清貧者所能具也，乃仍以仿刊王本囑貢珍足成之。按今世史記善本應推金陵書局所刻錢泰吉、張文虎諸家校本，特其於異文譌字擇善而從，而近年所出古本，爲錢、張諸家所未窺者猶累累，欲爲參訂，尙非其時，不如仍其舊貫之爲宜。巨川則泛覽各書藏所有，先成史記版本考一篇，其已校畢者有蜀本及宋小字本二種。兩君畢業之後，各爲職務所羈，忽忽四年，茲工未歲。前歲黎君靜修（光明）主子家，曾取貢珍點本校正若干事。客歲予承國立北平研究院聘主歷史組務，得此因緣，乃邀貢珍、唐續前業。適孫君海波致力史記亦久，以志趨之深相契合也，欣然任索引之勞。而日本瀧川龜太郎史記會注考證問世，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尤使予等奮發自勵。趙君、肖甫（貞信）舊亦有志於是，孜孜襄理讎校，然後此史記白文全帙以成。其索引與所謂三家注者，亦整理將完，亟待貢諸當世繼是以往，將一揆先後終始之要，若校勘記，若序錄，若考證，若年表，地圖，期於次第爲之，先以確定其內容，然後博摭

諸家，哀爲新注，更增其所必增，汰其所必汰，作爲史記改定本。——此非盡去舊本而代之也，將與之並行，使人比類而觀，就才學識德四者以別漢人與今人之短長高下與弘隘淺深焉。國家不亡，我輩不死，速可十載，遲至廿年，諒有以償斯夙志，否則有待於後之人矣！

抑更有言者：今茲刊本已極矜慎，而諸君子則慮猶有舛，以校字率乘業餘，目眊黃昏，神疲午夜，疏脫自在意中。又鉛范字形必不能盡依宋本，而手民質性亦羈細有殊，甲或仿刻，乙惟循常，一易其人則爲例不復能純一。若夫標點方式，初無凝滯，因人異術，未可強同。是刊所標，泰半一如成法；第司馬氏外腓內充，口無擇言，健筆所到，往往句讀惟艱，同一語也，使一人規以繩墨，前後亦恒差池，則以兩可之處原不易畫一耳。況譌奪一現，即異說紛紜，無術遵求定律。職是之故，其難易甘苦，較之常著，實距天淵。是則願讀是書者以哀矜勿喜之心，善爲勘正者矣。每章之首，列小標題，或依年月，或依世系，或依事實，或依文義，利尋檢也；其十表之有年可別者，並注以公元，朱墨相間，免淆亂也。起例發凡，略如上述。他年予苟得閒，行當屏却人事，畢心考核，苟有必要，不憚毀版。所望讀是書者，每逢舛謬，即書以見告，俾積智日明，爲後日改弦易轍之地。至於經營是事之細微曲折，貢珍之文詳之矣，茲不贅。

中華民國二十五年十一月二十六日，顧頡剛序於國立北平研究院史學研究會。



序

目

序二

這部書本是顧頤剛師所編輯的，我不過是在他的設計與指導之下工作的一員，又屬後學，原不必再贅一序；但是書成發刊，顧師以爲我從事於此者有年，理當有得，諄諄命撰文。義不可辭，因略貢其狂愚，願博雅君子不吝垂教！

史記一書在中國舊籍中佔極重要的地位，此早爲一般人所公認。無論治史學的，治文學的，乃至於治政治、歷法……各項學問的，沒有不常取資於此。近年研究史學之風日盛，此書之需要日多，然而這書的舊版本多沒有句讀的標點和段落的分析，並且注解混入本文，錯綜雜亂，極不便於誦讀。因此顧師有整理刊行之議。

回溯顧師着手整理此書遠在十年以前。不過像他這樣講授著述之忙，史記分量之大，問題之多，當然不是一朝一夕所能蒞事；因此在六年前（民十九）便就授課之餘，命文珊合作此事，先自抄點三家注入手。法以注解一條抄卡片一張，文多則增至二三張，加標點符號，預備由本文中提出另印一本，以便誦讀。一年之後，三家注抄完，又繼續抄點清殿本的考證與張文虎校刊史記集解索隱正義札記。至於標點本文的工作，原由顧師自任，但是他未及點完，也因事忙交我接續下去。每點完一篇，即另由他人謄寫清稿，預備付印。雖然自知淺陋，不能勝此重任，曾遜謝再三，但迫於師命，不能堅辭，乃以吳汝綸評點本作參考，與抄點注解同時下手。如此者又一年，本文點完，校刊札記則尚差四分之三。那時時局突然惡化，遂使此心不能安然作此與世務沒有直接關係的工作，由是停頓者一年。但是說它『緩不濟急』，這緩的工作放下之後，急的工作又有甚麼可作的？結果只是白白

地蹉跎了一年的光陰，成績則空無所有！此後顧師整理史記之議又起，遂又埋頭繼續未完的工作，抄點校刊札記。這五種注記抄完之後，便又作『史記三家注徵引考』與『史記刊誤舉例』二文。初稿完成時，轉眼又是一年的光陰了！

『徵引考』分書名人名兩部。凡三家注中所引之書名，皆爲考其著者、卷數、真僞，以及所著錄之史志或書目；至於徵引之次數，始見於何處，亦皆注明。人名則述其傳略，考其著述（一人著述過多，難期周備者，則僅及其有關各書）。初意本只舉其書名、人名列爲目錄，用見解史所涉的範圍，繼而覺得各書多不經見之名，但舉其目，過嫌不備，遂又悉數爲之考證。厥後商之顧師，則更求完備，命於詳考之外並註明每次徵引，各見何篇何句，作爲索引。惟以工作過繁，分量過大，乃只計其徵引次數，始見於何處，藉示此書之顯晦而作舉隅。因此若以嚴格之體例繩之，尙不能算作愜意。

『刊誤舉例』是就張文虎校刊札記舉其譌誤之例，用見古書譌誤之狀，及所以致誤之源。二文並附注解後，作爲附錄。

還有一件值得注意的事，便是正義的增補。張氏正義一書原與集解、索隱別行，合刻者因其與索隱之文往往重複，任意刪削。厥後合刻本通行，正義無單本流傳，而張氏書遂無復完璧。今檢日本史記會注考證本，知彼據唐寫本史記正義幻雲抄、桃林抄二種，補出正義文一千餘條，大是快事；今即一一爲之校輯，補入本書。雖不敢遽謂爲全文，然較之舊本則已不可同日而語了。

自去年秋間，又開始覆校五種注釋，並以所釋字句爲準，會合各家注釋，按次排列，預備付印。這五種注釋，若

依時代爲序，常以集解居首，索隱、正義次之，考證、校記居末。不過三家注之外，考證、校記二種排列稍有困難：這因考證與校記的範圍，於史記本文之外，兼及三家注；若以時代爲次，則考校之文不能盡與所釋文字銜接，仍不便於閱讀。所以現在把考證、校記二種用小字（六號）刊印，各置於所釋字句之後；其釋史記本文的，則先列考證、校記二種而後列三家注。這樣排列，似乎眉目可以清楚一點。

近年摩玩注釋之文，於其精深博洽之處固極其崇敬，然亦往往有於義未安者；有許多地方，使我覺得他們的荒怪迂曲，實與歷代經師同其窠臼。因於覆校之便，略爲考證說明；有疑能釋則釋之，謬妄荒唐，能糾正則糾正之；一望而知其爲妄者，則置之；有所缺漏，能拾補則拾補之；諸家聚訟之端，能宣判則宣判之；偶有一得，覺其可存則存之，覺其陋則棄之；以與金陵本及日本會注本校，有可記則記之。雖不足言一家之學，然亦不無裨補或便利於讀者；因商之顧師，名之曰『附注』，亦附列於所注各條之下而小書之，連了前五種共爲六種。

至於本書所據的版本，則爲清湖北書局仿刻明震澤王氏本。所以用此本的理由，因爲此本在如今比較起來，實爲最佳而又最完全之古本。王氏原本乃以宋版翻刻者。據經籍訪古志說：

明王氏本款式與前宋版同，係翻刻前版者。

又史記毛本正誤序說：

王氏依宋重刊，凡宋諱皆缺末筆；繼又得柯維能刻，頗爲善本。因嘆得書之難！毛本爲常有之書，柯本、王

本爲希有之書。

又據天祿琳瑯書目，知書賈常用王氏本而割去王氏本記與跋語以僞宋版。由這許多地方看來，可知王氏本爲最能保持宋版原來面目的版本。如今真的王本已不易得，今即據湖北書局仿刻本標點。不過其中間有誤字，而表文謬誤錯亂尤多；今悉以金陵本校之，而加小註於本頁之末。表式錯亂，不便於排印者，亦間有更改，並有說明。

對於史記一書計劃中的工作，據顧師的意思還有考版本，作校勘記，作年表，畫地圖，作新注種種。史記版本

問題非常複雜，亟應加以考校，免爲劣本所誤。至於校勘的工作，明清兩代已不乏其人，不過如今讀了還是錯誤滿紙，並且還有許多版本爲各家所交互遺漏，正有待於大規模的校勘，作一次總結算。這樣我們便要根據一個最古而又受摧殘較少的本子作個底本，因此我們此書依據王本。並且日本方面收藏我國古本史記甚多，鈔本刊本都有，如能與彼邦人士合作，自是大快事；即使不然，就彼邦已校已刊各本與中國各本合校，收穫亦必可觀。

此外的幾種特殊工作則爲本書所極要，而非一般古書所需者，第一即作史記年表是也。史書之體裁衆多，此爲紀傳體之濫觴，固人人皆知之事。然於縱的年代問題未能呈一目了然之效。爲達此用，則史記年表尙焉。編年體之通鑑出，而袁樞之紀事本末作；一縱一橫，各盡其用。今適反之，以紀傳之史記而爲之編年，使之綱舉目張，比年相次，使進化之跡章章可尋，而史記之效豈不將更宏且大。或曰：史本有表，何須更爲？答之曰：史表多限於諸侯王之升降進退，不及國家社會之興衰，不及民族進展之轍跡；並且各自爲表，不相排比聯繫；既不便於比較，

又不便於尋檢，不是我們今天作全書總表的意義，所以不能不重作。

第二是畫地圖。讀史而無圖，終究是想像的；於民族，於地理，於政治，經濟，以及軍事，交通，外交各事，都不能收指掌之效。所以會看報的要對地圖看，會讀史的也更要對地圖讀，好像軍事家作戰之不能離地圖一樣。然而說起我國的歷史沿革圖來，真是太可憐了！除了楊守敬的一種之外，再求便是日本的了，這真足夠中國學術界的恥辱！顧師已深切的了解了這一點，以為這種工作不可再緩，三年前便已集合同志，組成禹貢學會，從事於古代地理之研究。目前工作的事項第一是編輯禹貢半月刊，第二便是畫地圖。現在按照最新最精確的科學方法先畫地圖底本，分幅出版。將來就在底本上添註地名，山川，關隘，地勢，戰場，物產，經濟，交通，以及民族聚居的處所，流徙的路線，行政的區劃，國界的展縮，某地域盛衰的變遷，人口的統計，水道河渠的利害，氣候的寒暖……等等事項。這都是歷史和地理混一而不能分開的地方；不有地圖，何以解史？設歷史而不限於一朝一姓之譜牒，其於此事當加之意已不成問題。所以畫史記地圖實為刻不容緩的事，因為他是通史的開端，正史的鼻祖。此後每史每代或一幅，或多幅，如法為之，最後乃成完備之歷史沿革圖。

注釋方面，三家注之外並收考證，校記與拙作附注共為六種，惟仍嫌筆漏既多，謬誤又甚，亟應掃除霧障，補輯新義，仿清人諸經新疏與王先謙漢書補注例另作新注。

這些事項決非一朝一夕之功，設若環境允許，我個人自然要在顧師指導之下繼續努力的。不過我想還有一種工作當作的，便是把太史公所當收而未收的材料搜集起來，加以整理分類，分定幾個題目，先作長編，後成定稿。當補入原有文字之中的，則仿韓愈《張中丞傳後敘》的體例另成補輯文字，以補其缺。這並不是我們自作聰

明，實是因為當時的歷史觀念太不發達，對於史學的意義缺乏了解，把許多真正的上等史料都看作不重要的東西而予以擯棄。例如詩經裏面有很多民族史、社會史等史料，都沒有擷取；諸子方面更疏漏的厲害。一篇包羅衆家的孟子荀卿列傳，簡略得多麼可憐！如今儘在可能的範圍中，把這些被遺棄的材料搜集排比起來，確是很需要的事；不過茲事體大，更非一手一足之烈了！

史記整理完成之後，如果我們還能生活於安謐的環境之下，那麼前漢書、後漢書……便當繼續工作下去，一直到二十四史全部整理清楚為止。那時大家讀史，就可以一目了然，取材順利了。當然，這更不是幾個人的工作，必須藉國家的力量，在一個大計畫之下，集許多人分工合作，才有成功的希望的。

介紹或翻譯外國學術到中國來的工作，大家把他叫做『稗販事業』。這種整理本國原有的東西供給於今後之讀者的人呢，既不是『稗販』，又不是創造，無以名之，名之曰『洗菜工人』。我們從市上買來的菜固然都是乾乾淨淨，整整齊齊的；可是剛從菜園裏採來的菜，並不是這樣。這是先經過一種工人把他除去菜根、敗葉，洗去泥垢，捆上勻整的小捆，然後交給菜販把他運到菜市，賣給買主的。現在菜是自家園地的出產，吃主又是自家人，只要經過了這一番洗滌檢除的工夫，便是潔白可愛的菜，拿過來時便可吃了。整理古籍的事和這很相像，所以我把做這種工作的人叫做『洗菜工人』。讀者試想：凡是未經整理的古籍是不是像一堆泥頭泥腦、雜亂無章的菜？所以這堆古籍不讀則已，要讀的話，便該一部一部的如法炮製。

今之點刊此書，於整理古籍的使命之外，還負有提倡傳記文學和鼓盪研究歷史興趣的時代使命。傳記文學的重要，近年已漸爲國人所注意，更加胡適之先生的大聲提倡，風氣更覺普被。今刊此書，正可應世人飢渴之求。至於鼓盪研究歷史的興趣，則在於啟發國人之歷史觀念，鼓舞其民族意識，以爲復興民族的基礎，這關係更大。

論社會使命，固如上述；即就我個人而論，今之從事於史記，也可以說是奠定了我的爲學的基石。自揣性近史學，又得顧師之循循善誘，便毫不遲疑地走向史學的大路了。不過我求學的計劃，是以通史爲主，以民族演進史和學術流變史爲副。此外則考證的路我也願走；辨僞的工作也願意作；文學我也愛好；哲學則又尤其喜歡。就是目錄學，也由於作『史記三家注徵引考』時下過相當的工夫，而鼓起了很大的興趣。對於這些，已有許多在計畫中或在進行中的工作。例如左國異同，這是經學上和史學上共同的大問題；自從劉逢祿提出了左傳原是左氏春秋而非春秋左氏傳的問題，康有爲又說左傳是原本國語的一部份以後，左傳的出身問題就覺得必須解決；而左傳與國語的關係到底是怎麼一回事，也成了大家急於要明白的一個疑團。顧師很早就指導我做這件工作，並囑拿史記也加入對勘一下。現在史記讀完，正在點讀左傳，次及國語；三書讀完，當再從事對勘，甚願將來得有滿意的收穫。

總計以上所說，已是貪多務得；以我之淺學薄才，未免太不自量。加以職業人事的羈牽，時光的老人，正不知容我成就幾許，未免有『望天討價』之嫌。好在活一天做一天，原是我們該守的信條，我們『不問收穫，只問耕耘』也就是了。

前面說過：這書是顧師所編輯，好像當由顧師負責；不過我個人也是工作中的一員，書中初稿的錯誤，疑不能決的問題，以及末次付印的定稿，都有待於顧師的訂正。今設書中仍有譌誤，則爲顧師改之而未盡者。所以說：有功在顧師，而有過則在我。這是要鄭重地向讀者聲明的。

二五，六，一五，
徐文珊，于北平。

目錄

帝紀

第一卷

史記一

五帝

第二卷

史記二

夏

第三卷

史記三

殷

第四卷

史記四

周

第五卷

史記五

秦昭襄王

莊襄王

第六卷

史記六

秦始皇帝 二世皇帝

第七卷

史記七

項羽

第八卷

史記八

漢高祖

第九卷

史記九

呂太后

第十卷

史記十

孝文帝

第十一卷

史記十一

孝景帝

第十二卷

史記十二

孝武帝

年表

第一卷

史記十三

三代世表

第二卷

史記十四

十二諸侯年表

第三卷

史記十五

六國年表

第四卷

史記十六

秦楚之際月表

第五卷

史記十七

漢興以來諸侯年表

第六卷

史記十八

高祖功臣侯年表

第七卷

史記十九

惠景間侯者年表

第八卷

建元以來侯者年表

史記二十

第九卷

建元以來王子侯者年表

史記二十一

第十卷

漢興以來將相名臣年表

史記二十二

八書

第一卷

禮書

史記二十三

第二卷

樂書

史記二十四

第三卷

律書

史記二十五

第四卷

史記二十六

歷書

第五卷

天官書

第六卷

封禪書

第七卷

河渠書

第八卷

平準書

世家

第一卷

吳太伯

第二卷

齊太公

史記二十七

史記二十八

史記二十九

史記三十

史記三十一

史記三十二